

谍恋倾城

张锐锋倾力推荐

阿蒙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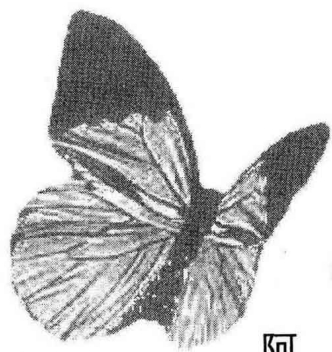
一名普通国军的复杂身世背后竟有惊天秘密
恪尽职守的军官又有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？
外表柔弱的少女竟是潜伏多年的日本特务
满腔爱国情怀的皇族后裔又有怎样的爱恨情仇？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

鹭江出版社



蝶恋倾城

阿蒙◎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

江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谍恋倾城/阿蒙著. —厦门:鹭江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 - 7 - 5459 - 0136 - 8

I. 谍… II. 阿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2130 号

谍恋倾城

阿蒙 著

责任编辑 / 许甦甦

特约编辑 / 太井玉

出 版 / 鹭江出版社

地 址 /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

邮 编 / 361004

电 话 / 0592 - 5046666 0591 - 87539330

010 - 65921349 (发行部) 010 - 62376499 (编辑部)

印 刷 /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规 格 /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/ 16.5

字 数 / 278 千字

印 次 /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459 - 0136 - 8/I · 48

定 价 / 29.80 元

(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)

题 记

因为那个时代，他们葬送了爱情，而他们的爱，成全了时代的不朽。

1982年的夏天，我坐在由洛杉矶飞往中国的飞机上，“世界杯”足球赛不久前刚落下帷幕，身边的意大利人还在眉飞色舞地表达着夺冠的喜悦。而我则看着最新公开的那封举世瞩目的信，“咫尺之隔，竟成海天之遥。南京匆匆一晤，瞬逾三十六载……寥廓海天，不归何待？人到高年，愈加怀旧……”心中沉甸甸的。

身边十二岁的孙女在拨弄着别扭的安全带，在美国长大的她第一次出远门就要到一个大洋彼岸的国度，有些新奇又有些担心。她抬头看着我，问：“这本书上说，那儿的男人都绑着长长的辫子，那儿的女人都为了男人活着。我们的电台，说那儿是红色的国度，可我看着天空，云依然是白的啊？”

孙女的中文说得不错，我笑了，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幼稚。我尽量合理地解释着：“红色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片激情，用他们的话讲，叫赤子之心。”她还是觉得难以理解，继续问道：“赤色的心？我的心不也是赤色的吗？那是血管和心膜的颜色。”我笑着转过身，靠在她身前，说：“让我听听，嗯，你的心里有他的声音，即使变一百次国籍，我们还是炎黄子孙。”孙女又大声问：“他是谁？谁是他？”我轻轻对她做了个嘘声的手势，不再说话了，窗外是无尽的云海，把我的思绪送回几十年前硝烟弥漫的祖国……

目 录

CONTENTS

题记	1
----	---

上 篇

一 蟋蟀	2
------	---

那人发话了：“原来是刘家的二位少爷，杨老头什么时候成你们伯父了？原本我还打算放你们回去，可惜呀，小孩子家家，满口胡话，我得替你们老子管管了。来人呀，给扬城刘家送封信去，三日之内，刘家出两万银元，买两个活少爷。一万买尸。要现洋，不要银票。交接地方再知会。”

二 山河热血	8
--------	---

阿孝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，对那女子说道：“爱背诗不奇怪，奇怪是你和他同一个地方背同一句诗，你们以前认识？对，你就是他失散的亲人吧？他是这附近的人，回来就是寻亲的，你姓啥？”

三 羔裘	23
------	----

管家捡起信，上面的字触目惊心，“杨先生，李二斗，请回去吧。今日之事不可外泄，若有违背，定不宽恕。”管家吩咐着，“准备快马，我亲自去邮署，老爷，息怒，此事不可张扬。您毋须忧心，显通寺住持方丈不是说，二位少爷属富贵莲生，终能遇难呈祥，化险为夷。”

四 暮霭消

30

龙？嘉锡又一阵紧张，难道是试探？他不断问自己，是不是应该说那套背诵很久的话？他决定试试，嘉锡小心翼翼地：“我这是一支，一支，龙笛。”古人认为笛有阳刚之气，一般都把笛子雅称为“龙笛”，但是嘉锡说的龙笛却另有深意。

五 绸缪

53

管家的儿子又说：“我说大家别总在这死呀活呀的，大兵压境，咱们都在一条船上，你们不能往好路上奔呀？你这当首领的，得给大家引条明路呀？”

六 无边木棠

59

嘉锡来到鼓楼西街上的窦家杂货铺，杂货铺门口有个卖老鼠药的，大声吆喝着：“屋里有老鼠的乡亲们听一下了，这药贼灵！”嘉锡兀自乐了，进了杂货铺，挑了几首笛子的谱子，故意多放了些钱。

七 采苓

79

城里。几个日军押着一群百姓在街上走着，旁边还有两辆粮车。其中被押的有一个女子，珠光宝气，很惹人注目。又过来四个日本兵，争相看着这个美丽的女子，其中两个猥亵地往女子身边凑了过来，一个用日本话问：“在哪里找到的人？”押人的日本人大喊一声：“八嘎！”几个人同时出刀了结了四个鬼子的性命。然后一行人继续往城门走去。

八 夜阑珊

87

林立的心已经跳到嗓子眼了，她准备大叫，可是突然噤住了，她想还是不能出声，照卫大娘的说法，一出声魂就没了！黑影朝她徐徐靠近，是唐正！林立赶紧闭紧眼睛，假装睡了。唐正转身把枪放在自己的褥子下，也躺下了。

九 爻

108

知了烦躁地叫着，嘉锡觉得口渴，想起身去对面讨口水喝，这时，街的拐角处突然出现了一辆马车，大热天的，车布帘竟然盖得严严实实。嘉锡提高了警惕。车渐渐近了，车夫是个生面孔，很可疑。

下 篇

十 冬 124

立 冬 124

“纵使殚精竭虑，也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，我只能看着他们慢慢地死掉。我觉得自己很无能。”柳先生显得很焦灼。他得到一个消息，是一个得到药的机会，可是他不确定嘉锡能否参与，毕竟没有把握，危险很大。

小 雪 128

唐正一手拉住若兰的胳膊，往身前一带，另一手臂勒住若兰喉咙。若兰旋即双手扒住唐正的胳膊，大声咳嗽不止。唐正赶忙松开，问道：“没事吧？我用力大了？”

大 雪 132

粮铺？粮铺是一定不能去了，说不定还是上面的圈套，嘉锡想想，柳先生说过的刘府厨子？他匆匆赶回刘府，却巧遇柳先生。嘉锡呵着手，惊讶地说：“是您？太巧了！”他心中喜不自胜，太好了，起码柳先生没事。

冬 至 135

嘉锡跟唐正絮叨着自己的疑虑：“我原以为他们被敌人抓获后不会好过，现在军中粮食最宝贵，不把他们饿得皮包骨头，也得是半饱。可是，我发现一个校官的袖口紧紧地勒着手腕，都能看到肉膘。说明吃得不错。怎么会吃得这么好？”

小 寒 137

送走刘家庸，权主席哼起小调。这是笔合适的生意，他拿起毛笔，在纸上写：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一边招呼着管家：“请小姐过来。”

大 寒 143

唐正悉心引导着权荃，继续分析着：“我早就听说你们这个城下有密道，不然那些财主怎么藏银子，运银子？日本人围城的时候，大家从哪逃走？你爹在这里把持大权年头不短，应该掌握这个吧？”

十一 春

146

立春

146

柳先生被日本宪兵队盯上了，他想不到宪兵居然很快就查到了他们的据点，一定有内奸！他亲手打死一个日本宪兵，但对方的刺刀也划伤了他。

雨水

159

竹内陪织田筱看着汽车绝尘而去，掂量着身边这个年轻女子的深浅，只听她故意用汉语说：“她们还会来的，严令你的人，不要伤害这里的百姓，大东亚共荣需要的是人心，不是人命。”

惊蛰

167

刀锋交错，铿锵有声，但刀法却大相径庭。唐正使的是中国式的太极回转式，柔和、圆转，既能避其锋芒，又不会重创对手；织田筱用的是日式刺砍式，讲的是快、狠，二人倒还算是棋逢对手。

春分

175

嘉锡竟然堂而皇之地从日本人的宪兵队里出来了，路人都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，扬城失陷之后第一个从宪兵队监狱活着出来的人，全身而退！嘉锡看了看天，阳光是白色的，很炫，眼睛很疼。他想了想，往权家大院走去。

清明

182

看到玉观音，窦掌柜愣住了，他蓦地转身，从灵位前的小木盒里取出一个小锦囊，从里面也摸出一尊白玉观音，竟和嘉锡的一模一样！“你，你怎么会有？”窦掌柜看着紧着提气的嘉锡。

谷雨

186

身着便装的竹内在看着一本地摊上的画本，一个身影走进他的视野，是她，那个让他过目难忘的女子，貌可倾城，才华横溢。

十二 夏

189

立夏

189

领哨的急了，端起刺刀，朝林立背后刺去。枪响了。领哨的鬼子倒地立毙。紧接着又是两枪，没回过神来的两个鬼子也中枪倒下。远处警铃大作。林立看见了阿孝，正要跑过去，赶来的王铁匠拽住她往另一条巷子跑去。林立焦急地问：

“阿孝呢？”

小满 193

一阵紧急的哨子响起，日本宪兵来了，林立匆匆离开。竹内走到墙角，捡起那张飘曳的信纸，小心折起来放进了自己的裤兜里。

芒种 195

一步，两步，十步，虽然步履很慢，但嘉锡已经快走出花园偏门，权主席的车就在外面，唐正扣着扳机的手轻轻颤抖。权荃看到了唐正，她想干吗？权荃感觉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，她不敢出声，生怕激怒了唐正。唐正慢慢地放下手臂，显然没有准备好开枪。

夏至 200

水野忙不迭地朝权荃扭头看去，脖颈全部暴露在织田筱的正面，这时，一柄锋利的军刀呼啸而过，颈动脉、大静脉、气管，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水野没有一声呼喊，倒地而亡，血恰恰没溅到织田筱身上。出刀封喉，这是她军事成绩中最好的一科。

小暑 205

“玉儿，你听我说，我曾经失去太多，所以不想让你也有这样心死的感觉。其实，我一直都在利用你为我做事。”荣生觉得说出来，心里好受多了。

大暑 207

林立走近崖边，轻轻地撩开前额的几缕秀发，风是那样凛冽，里面有黄河水的味道，“不到黄河心不死”，说的是怎样的一种情形？现在，她只觉得心里充满了活力，重生！对，就是重生的感觉。那么轻松，那么大气。心中涌起的激情让她纵身跳下悬崖。

十三秋 213

立秋 213

权荃转向嘉锡说：“嘉锡，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动心的，是你的勇气和勇气背后的责任感，你永远不会背叛道德和情感。人生很奇妙，即使你伤透了我的心，我依然喜欢你。哪怕，你爱的不是我。”

处暑

219

人的好奇心常会耽误事，拿枪的人移动了枪，嘉锡趁机抬手把手中的面罩投过去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持枪者的注意力被转移了，被枪顶住的人利用这个时机躲开了射击位，侧身回手，肘部直击中对方下巴，枪掉在了地上，丢枪的人猛地向后仰去，头磕在木制文件柜角，昏过去了。

白露

227

嘉锡又出狱了，无罪释放。幸运和不幸轮流眷顾着他。阿孝张罗着为他洗尘。荣生看着大家都就座了，准备举杯，嘉锡说：“唐正还没来呢，再等等。”

秋分

233

荣生拿起碎了的碗底，在手腕上狠狠地划过去，血丝丝涌上来，自己已经尽力了，可以去见祖先了。关键不能让玉儿知道，要让她安心地到新的地方去生活。

寒露

237

已经分不清生活和革命的玉儿，每天奔忙着，她打算先去省城打听荣生的消息，再去北平城。卫大娘则每日愁容满面，茶饭不思。这一天，来了个工作队代表，找卫大娘谈话，卫大娘很是紧张。

霜降

244

嘉锡使劲地眨着眼睛，突然如有神助，眼前一片通亮，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他又有劲了，岸在不远处，已经能看到三十九军的哨岗。嘉锡感到一阵踏实，想起身，可是背后黏糊糊的，他突然明白了什么。

结尾 长生

252

上
篇



一 蟋蟀

天光大开。

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，一个北方县城里的私塾门口，几个小孩子互相扯着书包，都惊奇地看着一条一尺长的小青蛇蜷缩在一片凹地里。一个帮先生洗墨砚的男孩子被同学们招呼着，急急忙忙摆好墨砚，拽上书包，奔跑过来，正看见胆大的同学苏寿拿着一根长柳枝把蛇挑了起来，蛇突然盘上枝子，朝他吐信子。

“有毒！”“蛇咬人啦！”几个孩子顿时乱了起来。

还是苏寿生猛，情急之下把树枝扔了出去，可是，蛇却不偏不倚地掉在一个小女孩身后。不明就里的小女孩在众人的惊呼声中转过头来，一下子呆住了！小青蛇窸窸窣窣地朝她脚边爬了过来，吓得她手里的小糖人都掉了在地上，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。

孩子们起哄：“苏二小闯祸了！”

“等着挨先生的板子吧！”

“先生来了！”

苏寿毕竟只是个孩子，比起蛇，他更怕先生和先生的板子，扭头就往家的方向跑了。

眼看小青蛇就要爬到女孩脚前，头昂了起来，一副要攻击的样子。刚洗完墨砚的孩子疾步跑上前去，把书包砸在蛇身上，拽着小女孩跑开了，他的布书包上还绣着一条红黄线相间的小龙。

“家熙，你回来一下。”先生招呼着勇于救人的学生，又吩咐着身边一个小伙，“柏三，把书包拿回来，放了那条蛇吧。蛇是小龙呀！”

旁边不远处，一个木偶艺人在摆弄着木偶，几个孩子围观过去，艺人边说

唱着，边操纵着木偶挥刀动枪，抖袍提袖，演的是一出“斩蛇起义”。

救人的孩子名叫刘家熙，是当地巨贾刘家的幺子。他忐忑不安地走到先生身边，先生正在自我陶醉地吟诵：“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夫子讲究做事至诚至性，行乎当行，止乎当止，就可以先知先觉。”

刘家熙忍不住问：“先生，祯祥是什么？”

“就是瑞象，上天的昭示，”先生捻着小胡子说。

“那妖孽就是鬼怪了？”孩子的好奇心总是无穷的。

“不好的东西，坏人也可称为妖孽。”

“那，先生，洋人又叫鬼子，是妖孽么？”

“这个么，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。”

照理说，八岁不是忧国忧民的年纪，可这个孩子的发问似乎并不是偶然，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先生在纸上快速地划着什么。孩子犹豫着是否该为自己的唐突发问而向先生道歉，抬头看见庭堂上的训示：读孔孟书，知周公礼。兄长说过不要质疑先生，那会挨戒尺的。可是父亲叮嘱他学问即“唯问是学”，究竟谁对呢？

片刻，先生抬起头来，把手中的纸递给他，说：“你瞧瞧。”孩子小心翼翼地接过纸，见纸上画着一只小猴子，他乐了，但立刻又收起笑容毕恭毕敬地答道：“先生，是猴子。”这回先生乐了，说道：“我不是猴子，我老了，但是你还小，有一天你会像它一样，降妖除魔卫道，这是孙大圣。”说毕，先生认真工整地在画边题道：书正赠弟子刘君家熙，己巳年丁卯月初十。

孩子离去后，先生点了点头，对柏三说道：“我夜观天象，参星分野，王气甚重，几十年后这里必出一位大贵人，你就从这些孩子里说说，有没有可堪重任的？”

“我看刘家熙聪颖非常，贵不可言，许堪重任？”柏三挠挠头说。

“嗯，长夜未央，天命也非常呀。”先生若有所思。此时的中国，到处弥漫着硝烟。西北地区围绕着中央政权，各派军阀混战，剑拔弩张，民不聊生。

烈日当空，从街的另一头走过来一个披散着头发的少年，手里拿着一本《新月》杂志，追着柏三说话：“柏大哥，您再给我讲讲天下大势好不好？”

柏三避之唯恐不及，摇着脑袋说：“刘大少爷，你不怕杀头，我可怕，我还要留张嘴吃饭呢！”

“哎，现在不兴叫少爷，叫我刘家庸就行！您上次说的那几本书都是书店

不让卖的。我帮您带过来了。”

“嘘！得，得罪不起你！我就带你见见几位省城来的高人，你听他们讲讲。”

七八个人围着两位学者模样的人，其中一个长着大胡子，另一个带着墨镜，看来是有意不让别人看出本来面目。大胡子侃侃而谈：“作为晚清政府和沙皇俄国《中俄密约》和《旅大租地条约》产物的中东铁路沿线形成了一个‘国中之国’。十月革命后，苏俄政权为了摆脱国际上孤立的地位，三次发表宣言承诺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。但没过几年，苏俄政府就不再履行任何承诺了。”

“难道我们和苏俄不是友国吗？”柏三问话了。

“穷弱之国，何来朋友？”大胡子立即反驳。

“国与国之间，永远只有利益。”墨镜说着，朝柏三身后的陌生人投去一瞥。大胡子接着说道：“张少帅主政东北后，意欲武力收回中东铁路路权。国民政府中的左派极端排外，右派致力于大范围清共，兼得消耗东北军势力，两派均推波助澜，终于中苏决裂。日本趁机扩大侵华利益，坐收渔翁之利。结果我方战败，自由生存权益的保卫战以更大的被掠夺结束，中国人已经无法为自己保留一丝自尊。晚清帝国留给我们的只是破碎贫瘠的河山，谁来救救中国人？”

那个被称做刘大少爷的少年听得两眼放光，激情溢于言表：“会是谁？蒋总司令？”

墨镜又说：“讲武而不讲文，懂术却不懂心，其社会背景极其复杂，最易为利益集团左右，我想，他终无天子之命。”

“那，阎主席呢？”刘大少爷可逮住敢说话的了。

“有为政的理论，有拢人的手腕，操持重兵，涉猎经济，可惜，生于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，又居心太重，只怕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”

“是不是因为赵光义那个齷齪之徒削平了系舟山？”刘大少爷急于得到解释。

“乱世时风云迭起，偏居一隅无心持国者，何以得天下？”墨镜补充道。

“那会不会是兆铭先生呢？”刘大少爷来了兴致。

“翩翩才子，政界尤物。但是，自古尤物多祸水，恐难成大器。”墨镜俨然有问必答。

“难不成让前朝复辟？”刘大少爷索性一问到底。

“江水岂能西流？枯朽难以复生。”

“那我们还有救吗？”

“却有一股红色潜流，顺应民心，志不在小，得道多助！”墨镜边回答边看着刘大少爷手中的杂志，不经意地说：“有时间不妨也看看《语丝》。”

散场后，刘大少爷还沉浸其中，不断追问柏三细节：“柏大哥，那位墨镜先生最后讲的人是谁呀？”

柏三不太耐烦地回答：“那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组织。以后你就知道了。”

“那两位器宇轩昂的老先生姓甚名谁？”刘大少爷充满好奇地打听。

“呵呵，老先生？你觉得他们年庚几何？”柏三本无意和这个有钱人家的少爷扯，可又觉得这刘大少爷实在懵懂。

“已届不惑吧？”刘大少爷一脸迫切地猜着。

“不惑？我的刘大少爷！你说舒存兄弟和石英兄弟年届不惑？哈哈，那胡子是假的，他们比你大不了多少！”柏三乐了。

“什么？那么有见识的人，和我一样年少？”

“这天下，就是少年的天下。”柏三借用了组织里的一句经典教义回答他。

这位刘大少爷叫刘家庸，是当地巨贾刘家的大少爷。如果不是生于乱世，刘家庸、刘家熙应该可以继承祖业，结婚生子，世代传承下去，然而，风起于青萍之末。

孩子们的眼里日子好长。

一天学堂放学早。刘家熙满脸向往地看着哥哥家庸：“哥，我会背那首《春泛若耶溪》了，幽意无断绝，此去随所偶。晚风吹行舟，花路入溪口。嗯，春天是出游的季节。”

“好！我们去踏青吧，去古冶山里一游。”家庸临时起意。

“啊，要出城？那先回家问问爹吧。”家熙毕竟是小孩子，有些胆小。

“瞧你，就咱俩知道才有意思。”

“就咱俩？那爹让不让？”

“胆小鬼，哥一个人去。”家庸用激将法。

兄弟俩悄悄解舟，顺着城外的太河九曲十八弯，划至山谷中，漫山遍野的深红粉红，桃花绽放。独辟幽径的新鲜感让二人乐而忘返，突然一种好听的声

音吸引了家熙，他屏住气息，问哥哥：“哥你听，是什么鸟叫？”

清亮的囁囁声，像是鸛鸛，又像是鸛鸛，家庸听着逐渐皱起眉头，更像是哨音！他突然意识到什么，撑起橹，低声道：“快划！回家。”

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，岸边的树丛里不知何时多了几个奇装异服的人，手里拿着刀和弓箭，为首的彪形大汉，披着块豹子皮，很像城西亢家太爷捂脚用的，冲他们吼道：“立刻靠岸，不然就放箭了。”家熙一时愣住了，哥哥拿着橹犹豫着，最终向岸边慢慢划去，他射过山鸡，知道船是赛不过箭的。

家熙被这群人和这种场面吓呆了，哥哥回手搂住他，说没啥怕的，是别的县城的人。但明显不是的，别的县城里的人在快过年的时候才来，还带着他喜欢吃的腌牛肉和石头饼。他们是来向父亲报账的，不拿刀和弓箭，还总是笑眯眯的。

还来不及细想，他俩已经被这帮人拽上岸，为首的大汉狰狞地看着他们问：“干甚来了？”

“捉鱼，给伯父补身子。”家庸理直气壮。

“家里在扬城做甚？”

“教书先生。”

“偷的船？”

“借的，船我们不要了，我们走回去。大哥，鱼能给我们一条么？”家庸镇定地回答。

“船是不能给你们了，鱼么？等你们被放的时候再说吧。”

“那你们把我弟放了，他还小，我给你们干活。”

“你能干甚？杀人还是劫货？”众人哈哈大笑。

这群人连扯带拽地押着他们，向山谷深处走去。

家熙吓得哭了，他不敢大声哭，只是抽咽着流泪。哥哥不时回头看看他，带着一种温暖而坚毅的眼神，还大声说：“小弟别怕，这些大叔和我们一样，都是穷人，也都是好人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那些人似乎有些不屑，但也没反驳什么，只是拽着家熙的劲略微减轻了些。山路崎岖，更增加了家熙的恐惧，他只知走路，也没劲哭了。

似乎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奇装异服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都望着他们，窃窃私语。来到一个山洞口，他们被推了进去。在洞里走了十来步，豁然开朗，又出现了很多披着兽皮的人，他们借洞势围成一个环状，借着忽明忽暗的火把，家熙看见正中央的高处坐着一个人，腰上别着个乌黑发亮的铁玩意，借住在学堂

里的柏大哥就有这玩意，他说那是能打死人的东西。洞的四壁雕着托塔佩剑的石头人，怒目圆睁，好不可怕，跟娘娘庙里的石像有几分相似。

“来者何人哪？”洞主发话了。

这让家熙想起了过年时的大戏，一般这句话之后，大唐名将汾阳王郭子仪就在梆子声中出场了。

家庸答道：“城里教书匠的侄子。”

“哦，我怎么没听说那老头还有两个侄子。”

“家里实在养不起了，出去讨生计，寄住在杨老伯那里。”

“可是看你们怎么也不像活不下去的样子呀？”家熙穿着苏丝马褂，家庸穿着时兴的学生装，确实不像普通人家的孩子。

这时有个人窜到问话人旁边耳语几句。家熙心里一抖，感觉不是什么好事。果然，那人发话了：“原来是刘家的二位少爷，杨老头什么时候成你们伯父了？原本我还打算放你们回去，可惜呀，小孩子家家，满口胡话，我得替你们老子管管了。来人呀，给扬城刘家送封信去，三日之内，刘家出两万银元，买两个活少爷。一万买尸。要现洋，不要银票。交接地方再知会。”